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諸子平議

(三)

俞樾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諸子平議

(三)

俞樾著

國學基本叢書

諸子平議卷十三

荀子二

若是則大事殆乎弛。小事殆乎遂。王制、

樾謹按說文走部遂亡也。小事殆乎遂謂近乎亡失也。正論篇國雖不安不至於廢易遂亡以遂亡連文。此古義之幸存者。楊曰遂因循也。乃不得其義而曲爲之說。

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爲政也。

樾謹按楊注以取民爲得民心於義甚晦。殆非也。老子曰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河上公注曰取治也。此取字亦當訓治取民言治民也。

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也。

樾謹按出當爲士字之譌也。古書士出二字每每相混。史記五帝紀稱以出集解引徐廣曰出一作士。淮南子繆稱篇其出之誠也。新序雜事篇出作士並其證也。守必以城戰必以士人之城守人之士戰。正相對成文士譌爲出義不可通矣。

是以大者之所以反削也。

樾謹按上以字衍文是大者之所以反削也。與上文是彊者之所以反弱也。正相對。

諸侯莫不懷交接怨而不忘其敵。

樾謹按楊注曰。諸侯皆欲相連結怨國而不忘與之爲敵。是於怨字絕句。又曰。本多作壤交接。言壤其與已交接之道也。則又於接字絕句。二說皆未安。王氏念孫謂當從後說。非也。疑怨字當在交接二字之上。本作諸侯莫不懷怨交接而不忘其敵。懷怨交接猶云匿怨而友其人也。故不忘其敵。傳寫奪怨字而誤補之接字之下耳。

案謹募選閱材技之士。

樾謹按募乃纂字之譌。毛詩猗嗟篇舞則選兮。韓詩作舞則纂兮。是纂與選聲近義同。故此以連文。纂選皆具也。說文人部。僕具也。食部。饗具食也。選與僕並從巽聲。纂與饗並從算聲。於義得通。閱亦具也。說文門部。閱具數于門中也。小爾雅廣詁。閱具也。是纂選閱三字同義。古書往往有之。襄三十一年左傳。繕完葺牆。繕完葺一義也。楚語蓄聚積實。蓄聚積一義也。並其例也。案謹纂選閱材技之士。質言之。止是具材技之士耳。纂誤爲募。楊注曰。募招也。非古義矣。管子心術篇。纂選者所以等事也。今本皆作募選。誤與此同。說詳管子。

宰爵知賓客祭祀饗食犧牲之牢數。

樾謹按楊注曰宰膳宰爵主掌也饗食饗宴也周禮膳夫之屬有庖人獸人皆掌犧牲一曰爵官爵也言膳宰之官爵掌犧牲之事者也此二說皆未安以爵爲主掌則旣言主掌不必更言知矣以爵爲官爵則下文司徒司馬何獨不言爵乎今以下文例之曰司徒知百宗城郭立器之數司馬知師旅甲兵乘白之數上二字皆官名則宰爵二字亦官名也周官天官序官鄭注曰宰主也然則宰爵者主爵也漢書百官公卿表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秦官之有主爵殆本於古之宰爵乎其所掌爲列侯故賓客祭祀饗食犧牲之牢數無不與知考主爵中尉所屬有掌畜令丞正合古制矣學者徒以周官之膳宰說此文遂失其解

脩探清

樾謹按採乃採字之誤方言曰塚秦晉之閒謂之塚是也清者說文广部廁清也急就篇屏廁清溷糞土壤字亦作圉玉篇口部圉圉也蓋墟墓之閒清溷之處皆穢惡所積聚故必以時修治之也楊注非

是非功名之所就也非存亡安危之所墮也

樾謹按墮字義不可通當作隨字之誤也隨從也言非存亡安危之所從也

偃然案兵無動以觀夫暴國之相卒也

樾謹按卒當作猝。國語晉語：戎夏交猝。韋注曰：猝，交對也。彼云交猝，此云相猝，義正同。案然脩仁義，伉隆高，正法則，選賢良，養百姓。

樾謹按然衍字。案乃語詞。上文云：案平政教，審節奏，砥礪百姓，與此文一律，可證。

非特以爲淫泰夸麗之聲富國。

樾謹按聲字衍文也。荀子原文：蓋作非特以爲淫泰夸麗也。因也字誤作之。後人妄加聲字耳。下文云：非特所以爲淫泰也。句法與此同，是其證。

守時力民，進時長功，和齊百姓，使人不偷，是將率之事也。

樾謹按此言足天下之道。前後皆言農事，而此云是將率之事。楊注曰：將率猶主領也。若今宰守，此曲爲之說，未爲得也。蓋古之爲將率者，其平時卽州長黨正之官。周官州長職：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鄭注曰：掌其戒令賞罰，則是於軍因爲師帥。賈疏曰：云因爲師帥者，若衆屬軍吏，別有軍吏掌之，何得還自掌之？故知因爲師帥也。但在鄉爲州長，已管其民，在軍還領己民爲師帥，卽是因內政寄軍令也。又黨正職注曰：亦於軍因爲旅帥。族師職注曰：亦以軍因爲卒長。以是推之，閭胥卽爲兩司馬，比長卽爲伍長，夏官序官疏曰：閭胥以下，雖不言因爲義，可知是也。此云將率，卽指州長黨正之屬，從其在軍之名而稱之曰將率。正見內政軍令之可通。楊注未達斯旨。

垂事養民。

樾謹按垂猶委也。說文女部。媿。媿也。垂之爲委。猶媿之爲媿也。爾雅釋言。誣。媿。累也。孫炎曰。楚人曰誣。秦人曰媿。是誣媿疊韻。二字義同。垂之與委。猶誣之與媿也。垂事養民者。委事養民也。言委置其事以養民也。下文曰。進事長功。輕非譽而恬失民。正與此垂事養民相反。又曰。垂事養譽不可。句以遂功而忘民亦不可。垂事者。卽所謂垂事養民也。遂功者。卽所謂進事長功。輕非譽而恬失民也。然則垂事之義可見矣。楊注訓垂爲下。非是。

則和調累解。

樾謹按楊注曰。累解。嬰累解釋也。然累解與和調皆二字平列。訓爲嬰累解釋。非其義矣。儒效篇曰。解果其冠。楊注引說苑蟹螺者宜禾爲證。竊謂累解與蟹螺一也。彼從虫而此否者。書有繁簡耳。蟹螺到爲累解。猶和調亦可云調和也。說苑以蟹螺汚邪對文。則蟹螺之義。殆猶平正矣。

凡主相臣下百吏之俗。

樾謹按俗當爲屬。聲近而譌也。下文又曰。凡主相臣下百吏之屬。可證俗字之譌。楊氏不據以訂正。而曰俗謂風俗失之。

須孰盡察。

樾謹按須字無義。乃順字之誤。禮論篇曰：非順孰脩爲之？君子莫之能知也。亦以順孰連文。是其證。順與須形近而誤。楊注非。

境內之聚也。保固視可。

樾謹按楊讀保固視可四字爲句。解爲保其險固。視其可進。王氏念孫非之。謂可字衍文。視字當屬下。午其軍取其將若撥糴。然彊國篇亦有視可司閒之文。舊說恐未可改。

午其衆取其將若撥糴。

樾謹按楊注曰：周禮籩人職云：朝食之籩。其實糴。鄭云：糴熬麥。今河閒以北菴種麥賣之名曰糴。據鄭之說。糴麥之牙糴也。至脆弱故以喻之。若撥糴如以手撥糴也。糴音豐。楊氏此注。合先後鄭二說爲一。又臆造牙糴之說。先後鄭均無此義。未知所據。不可從也。古義每存乎聲。糴旣音豐。即可讀爲豐。尙書顧命篇：敷坐豐席。枚氏傳曰：豐莢。正義曰：釋草云：莢苻離。郭璞曰：今之西方人呼蒲爲莢。用之爲席也。王肅亦云：豐席莢。然則豐者蒲也。蒲之爲物。至脆弱。故以手撥之至易也。字本宜作豐。從麥旁作糴。乃古文段借字。楊泥本字爲說。故失之。

彼得之。不足以藥傷補敗。

樾謹按藥當讀爲瘵。說文疒部：瘵治也。或作療。古書每以藥爲之。大雅板篇：不可救藥。韓詩外傳作不

可救療。毛用段字。韓用正字耳。藥傷卽療傷也。楊注曰。藥猶醫也。雖得其義。未得其字。是猶好聲色。而恬無耳目也。王霸、

樾謹按。恬當作媯。字之誤也。爾雅釋言。覲。媯也。釋文引李巡。孫炎注並曰。人面媯然也。是媯然爲人面之貌。故詩何人斯篇。有覲面目。毛傳曰。覲。媯也。鄭箋曰。媯然有面目。是其義也。媯無耳目。猶言媯然無耳目。學者多見恬。少見媯。因誤媯爲恬。楊注卽訓爲安然。失之矣。

此夫過舉踴步。而覺跌千里者夫。

樾謹按。楊注曰。言此歧路。第過舉半步。則知差而哭。況跌千里者乎。然如注義。則以跌千里者。夫爲句。不詞甚矣。覺當爲覺。玉篇引聲類曰。覺。誤也。廣雅釋詁同。覺。訓誤。正與楊注跌訓差。其義相近。言此歧路。第過舉踴步。而其覺跌。乃至千里。故可悲也。自覺誤爲覺。而義不可明矣。

若夫貫日而治平。

樾謹按。上文云。若夫貫日而治詳。君道篇云。併耳目之樂而親。自貫日而治詳。兩文相同。此文平字。疑亦當作詳。蓋段羊爲詳。又誤羊爲平耳。楊注非。

以非所取於民而巧。

樾謹按。非所猶非時也。文十三年公羊傳。往黨衛侯會公于沓。何休解詁曰。黨。所也。所猶時也。以非時

取於民而巧言以非時取民而巧爲之名也。

佻其期日而利其巧任。

樾謹按巧任與期日對文。楊注曰：巧任，巧者之任，非其義也。莊子秋水篇曰：任土之所勞，釋文引李注曰：任，能也。然則巧任猶巧能也。言佻緩其期日，而其巧能者，則豐厚其氣稟以利之，百工乃忠信而不桎矣。

是狂生者也。狂生者不胥時而落。君道、

樾謹按狂卽隍之段字。說文土部：隍，草木忘生也。從之在土上。讀若皇。狂，說文作𢇛，本從隍聲。故義得通。狂生蓋以草木爲比。故云不胥時而落。落亦以草木言也。臣道篇：迷亂狂生，義同。楊彼注曰：迷亂其君，使生狂也。未得其義。韓詩外傳作枉生，枉亦隍之段字。

善顯設人者也。君道、

樾謹按設者大也。考工記桃氏曰：中其莖，設其後。鄭注曰：從中以卻稍大之也。賈疏曰：後鄭意訓設爲大。故易繫辭曰：益長裕而不設。鄭注曰：設大也。是設有大誼。顯設猶云顯大。

重味而成珍備。

樾謹按珍備二字無義。此本作重味而備珍怪。正論篇：食飲則重太牢而備珍怪。是其證也。因涉上句

重色而成文章。誤衍成字。遂倒備珍爲珍備。而臆刪怪字矣。韓詩外傳作重色而成文。累味而備珍。上句無章字。下句無怪字。然成文備珍。正本荀子。可據以訂正。

今人主有六患。

樾謹按下文使賢者爲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脩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止可云三患。不可云六患。六疑大字之誤。學者誤以下文一句爲一患。故臆改爲六。不知合二句方成一患。若止是使賢者爲之。知者慮之。脩士行之。非患也。循乎道之人。汙邪之賊也。

樾謹按羣書治要無乎字。當從之。循乃脩字之誤。盧校云。元刻循作脩是也。脩道與汙邪相反。上文曰。使脩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亦以脩與汙邪對。是其證。欲得善馭速致遠者。一日而千里。

樾謹按盧校云。善馭下。俗閒本有及字。王氏念孫據王霸篇。欲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謂有及字者是。不知此與彼文不同。彼無一日而千里五字。故有及速二字。此云一日而千里。則及速不待言矣。荀子原文。不獨無及字。并無速字。儒效篇曰。輿固馬選矣。而不能以致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亦言一日千里。而無及速之文。可證也。俗本據王霸篇誤加及速二字。宋呂錢本無及字。而有

速字則刪之未盡者耳。

周然乃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

樾謹按州人當從韓詩外傳作舟人。太公身爲漁父而釣於渭濱。故言舟人也。舟州古字通。

卿相輔佐人主之基杖也。

樾謹按基杖二字義不可通。基當爲綦。儀禮士喪禮。組綦繫于踵。鄭注曰。綦屨係也。所以拘止屨也。漢書楊雄傳。履屨槍以爲綦。外戚傳。思君兮履綦。綦也杖也。皆人所以行者。故以爲喻。

然而應薄扞患足以持社稷。

樾謹按薄之言迫也。僖二十三年左傳。薄而觀之。文十二年傳。薄之河。杜注並曰。薄迫也。然則應薄猶應迫也。言有逼迫者足以應之也。臣道篇曰。應卒遇變。卒與薄義相近。

推類接譽臣道。

樾謹按楊注曰。推其比類。接其聲譽。此未得接譽二字之義也。下句曰。以應無方。接其聲譽。豈遂足以應無方乎。譽當讀爲豫。昭二年左傳。宣子譽之。孟子梁惠王篇。引作豫。梁惠王篇。一游一豫。昭二年注。引作譽。是古字譽與豫通也。大略篇曰。先事慮事謂之接。先患慮患謂之豫。卽此文接譽之義。爪牙之士施則仇讎不作。

樾謹按莊子秋水篇是謂謝施。釋文引司馬注曰：施用也。淮南子原道篇：施之無窮。高誘注亦曰：施用也。爪牙之士施猶曰爪牙之士用。楊注曰：施謂展其材也。訓施爲展而以展其材足成之。迂矣。曉然以至道而無不調和也。

樾謹按然字衍文。當作曉以至道而無不調和也。言事暴君者當以至道曉之也。楊注曰：曉然明喻之貌。曉然以至道甚爲不詞。蓋楊氏所見已衍然字。

以德復君而化之大忠也。

樾謹按韓詩外傳復作覆。當從之以德覆君。謂其德甚大。君德在其覆冒之中。故足以化之。下文曰：若周公之於成王也。可謂大忠矣。是大忠之名。非周公不足當也。楊氏不知復與覆通。而訓復爲報。謂以德行之事報白於君。然則如次忠之以德調君而補之者。豈不以德行報白乎。且但報白而已。又何足以化之乎。

故君子安禮樂利。謹慎而無鬪怒。

樾謹按樂利當爲和樂。和樂與安禮相對成文。安禮和樂承上禮樂而言。謹慎而無鬪怒承上謹慎鬪怒而言。因和字譌作利。又涉上文謹慎利也。疑利字屬謹慎言。遂移置樂字之下。使安禮樂利謹慎兩句相對。而文義俱違矣。

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致士、

樾謹按楊注曰衡平也。謂不偏聽也。下文云。凡流言流說流事流謀流譽流愬。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注曰。衡讀爲橫。楊氏於前後兩衡字異訓。殆失之矣。衡聽之衡。亦當讀爲橫。蓋彼以衡至。故亦以衡聽也。古橫衡同字。詩衡門篇。釋文曰。衡古文橫字。是其證也。漢書王莽傳。昔帝堯橫被四表。魏志文帝紀。引獻帝傳曰。廣被四表。是橫廣音近義通。流言之屬。一時而並至。故曰橫至。猶曰大至矣。莫不明通方起。以尙盡矣。

樾謹按楊注曰。尙與上同。上盡謂盡忠於上也。然盡忠於上而曰上盡。甚爲不詞。盡當讀爲進。列子天瑞篇。終進乎不知也。張湛注曰。進當爲盡。是其證也。漢書高帝紀。主進。顏師古注曰。進字本作盡。又作贐。音皆同耳。古字段借。故轉而爲進。然則以盡爲進。猶以進爲贐矣。爾雅釋詁。盡進也。盡從盡聲。則盡亦進也。尙盡猶言上進。忠言忠說。忠事忠謀。忠譽忠愬。皆願進於上。故曰莫不明通方起。以上進矣。楊氏知尙之爲上。而不知盡之爲進。於古人段借之道。未盡得也。

水深則回。葉落糞本。弟子通利則思師。

樾謹按葉落下當有則字。此以上二句喻下一句。若無則字。句法不一律矣。盧校曰。宋本作水深而回。樹落則糞本。今從元刻。其實宋本是也。古書每以而則互用。孟子告子篇。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故

心而不知求。墨子明鬼篇。非父則母。非兄而姒。史記欒布傳。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皆其證也。宋本上句用而字。下二句用則字。必荀子之原文。乃反不之從。何歟。

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兌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議兵、

樾謹按楊注曰。兌猶聚也。與隊同。謂聚之使短。新序作銳。則若莫邪之利鋒也。盧校曰。延韓詩外傳作延居。兌作銳居。延讀延袤之延。謂衡布。兌讀爲銳。謂直擣。外傳兩居字。與下文圜居一例。可知注未是矣。今按楊訓兌爲聚。不如盧說之長。惟依外傳延居銳居爲說。則非也。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兌則若莫邪之利鋒。與上文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句法一律。不得有居字。下文云。圜居而方止。此自以圜居方止。相對成義。外傳因圜居之文。改作方居以對之。遂於此文延下銳下。各衍居字。盧氏據以說荀子。誤矣。延之言長也。故若長刃。銳之言利也。故若利鋒。以文義論。亦不當有居字。

故仁人用國日明。

樾謹按楊注曰。日益明察。非也。明之言盛也。淮南子說林篇曰。長而愈明。高注曰。明猶盛也。禮記明堂位正義曰。明堂盛貌。然則明之訓盛。蓋古誼也。國日明。猶言國日盛矣。

負服矢五十个。

樾謹按盧校曰。元刻作負矢。無服字。與漢書同。然服字實不可無。服者箠之段字。說文竹部。箠。弩矢箠。

也。經傳通以服爲之。詩采薇篇象弭魚服。國語齊語服無矢皆是也。負服矢五十個者。盛矢五十個於服而負之也。若但云負矢。則矢無服不可負。若云負矢服。則疑五十個以服計矣。故曰負服矢五十個。古人之辭。所以簡而明也。漢書奪服字。元刻從之。非是。

置戈其上。

樾謹按此承負服矢五十個而言。所謂其上者。矢服之上也。蓋負矢服於背。而荷戈於肩。戈之上半。適在矢服之上。故曰置戈其上也。楊注不解服字之義。故于此句。亦失其解。而曰置戈於身之上。不可通矣。

日中而趨百里。

樾謹按日中者。自旦至於日中。蓋半日而趨百里也。楊注謂一日之中。則但云日趨百里足矣。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

樾謹按楊注曰。猶以焦熬之物投石也。然以投石爲喻。不必言焦熬之物。注義未安。上文云。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撓沸。此文以焦熬投石。疑有奪誤。當云以指焦熬。以卵投石。焦讀爲樵。廣雅釋詁曰。樵。拭也。說文火部。熬。乾煎也。然則以指樵熬。其義猶以指撓沸也。

故招近募選。

樾謹按楊注曰：近當爲延。是也。招延二字同義。則募選二字亦必同義。募乃纂字之誤。纂選皆具也。說詳王制篇。楊注曰：募選謂以財召之而選擇可者。非是。

鞀如金石。

樾謹按史記禮書作堅如金石。故楊注訓鞀爲堅貌。卽引史記爲證。然鞀之訓堅貌。諸書皆無明文。殆非也。說文鞀有二。其一見革部爲正篆。其一見鼓部爲磬篆之古文。磬鼓聲也。故文選上林賦鏗鎗闐鞀。李善注曰：鏗鎗鍾聲也。闐鞀鼓聲也。此文鞀如金石。當以聲言。不當以貌言。謂扣之而其聲鞀然如金石也。必以鼓聲相況者。鼓是革所爲。上云蛟革犀兕以爲甲。則亦革所爲也。正見其屬辭之密。史記作堅。自與荀子異。不得并爲一談也。

而順暴悍勇力之屬。爲之化而愿。

樾謹按楊注曰：順從也。謂好從暴悍勇力之人。皆化而愿慤也。然此句與下二句本一律。多一順字。則不詞矣。而順當作順。而順而猶從而也。順而暴悍勇力之屬。爲之化而愿。旁辟曲私之屬。爲之化而公。矜糾收繚之屬。爲之化而調。皆承上文所存者。神所爲者。化而言性惡篇曰：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諸順字並與此同。猶言順是而暴悍勇力之屬皆爲之化焉。因順而譌爲而順。文義遂不可通。或乃疑其有闕文矣。